

賴青松演講：從歸農青年看臺灣農事變遷

時間：2014 年 4 月 26 日下午

地點：四合書院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今天這個活動的主持人陳宇輝，很感謝今天大家來到這裏參與我們跟北京農夫市集合作的分享交流活動，今天的天氣很好，相信我們會是一個很豐富的下午。在活動開始之前，非常感謝四合書院的夥伴們，也先請四合書院的負責人給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胡新宇：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四合書院兒。大家可能進門也看到了我們的名字，我們管它叫做四合書院兒，不叫四合書院，我們希望在四合院兒裏面做一些跟文化相關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國有一個非常悠久的書院傳統，我們希望在這個四合院兒的地方將來做一些跟傳統文化相關的課程。我本人過去這幾年主要都是在做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事情，天樂以前跟我們在這方面合作過，給我們當過志願者，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朋友過來。今天的天氣很不錯，我們策劃的時候還在考慮室內的空間，天公作美，昨天一下雨我就想今天的天氣肯定非常好。這個地方是北京非常難得的地方，周邊的環境也是人文氣氛非常濃，我們在沙灘後街有一個華裔賓館，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裏是中國的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的舊址。還有就是老北大紅樓，從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就是從那邊走到天安門。往東邊走有三聯書店、人藝劇場，還有商務印書館這樣的一些文化機構。從建築的角度來講，這個地方是非常有歷史文化的特點，我們往沙灘北街走的話，有梁思成先生的兩所建築，不用往裏面走很遠就能看到有一個法學研究所，原來的棟是梁思成先生設計的，一九二幾年建的。這個院子也是很有歷史文化特點的院子，以前曾經是一個太監的外宅，後來就被一個從河北進京孫姓的人家買下來，現在還是孫家在住。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旁邊這堵牆是皇城的內城牆，還可以看到皇城的琉璃瓦。上面的琉璃瓦曾經在文革的時候塗過一些泥，所以保存得還是比較不錯，這個地方是非常具有歷史文化特點的地方。我們很榮幸能夠在這個地方逗留這幾年，我覺得大家也應該珍惜這樣的機會，老北京這樣的地方真的是不太多了。剩下的時間還是給我們的主講賴老師！

主持人：在講座開始之前，我想介紹一下這個事情的背景。我來自香港社區伙伴，我們後面也有一些同事今天也來了，這個事情源自於一年半、兩年之前，我們那個時候在香港跟我們的姐妹機構在香港舉辦了一個叫做“落地生根”的社區支持農業的研習會，那次我們邀請了差不多來自於香港、臺灣和大陸的夥伴 120 個人，在香港做了 7 天的交流會。那次北京農夫市集也是其中一個參與的平臺，賴青松先生是我們研習會的主持人，在那個時候結下了緣分。在那個研習會的基礎上我們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出版了一本書，就是這本《落地生根》，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這本書是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的。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夠跟北京農夫市集一起合作，請到青松大哥來到這裏做分享，除了這位來自臺灣宜蘭做了 11 年生態農夫的青松大哥之外，我們還請了兩位朋友給我們做點評。吉雲亮老師做這個事情很長時間了，也是我們在北京很早的合作夥伴。還有來自中國發展簡報的劉海英小姐，也是我們的老朋友，待會兒可以跟青松大哥開展一些對話。

今天我們講座的題目就是“從歸農青年看臺灣農事變遷”。臺灣在 60 年代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實跟我們大陸這邊 20 多年也是非常相似的經歷。青松大哥有城市的經驗，又有農村生活的記憶，後來又回到城市裏面念書，做不同的社會運動和環保運動，後來又重新回到農田上面生活，去進行一些改變。他今天可能會從他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個人的經歷，也

會把整個事情放在整個臺灣發展的背景上面跟我們分享一下：他怎麼來看這個農村的可能性在哪里。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先把這個時間交給賴青松先生！

賴青松：各位北京的朋友們，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感謝香港的朋友還有北京的朋友，還有我們四合書院的幫忙，讓這件事情可以實現。其實我現在非常緊張，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大陸，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如果照我以前小時候的教育，這是“匪區”了，我在“匪區”的中間，天子腳下，這個事情很重大。但是我想真的很難想像人的緣分是這樣一件事情。當我從大概 34 歲離開臺北回到宜蘭的鄉村，開始選擇用無農藥的方式，對環境友善的方式耕作水稻以來，到今年是第 11 個年頭，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一把鋤頭可以帶我走這麼遠。上次到香港我覺得其實很遠的，這次到北京我覺得更遠了。但是我想，其實人的緣分是難得的，今天我想在這裏題目是“從歸農青年看臺灣農事變遷”。我想還是從我自己本身第一人稱的角度，給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眼中看到的臺灣，農村和城鄉，在這個當中我見到的一些事情，接下來我希望能保留更多的時間跟大家對話。剛開始我很緊張，我不知道這樣的話題拿到北京天子腳下到底能夠有多少人來聽，我不敢想像，感謝大家給我的鼓勵。

其實我最常被問起的一件事情就是：為什麼我會在都市出生，然後後來在臺灣接受了完整的大學教育，然後到了日本念了一個環境法的碩士，到最後會選擇拿起鋤頭下田地當農夫？一直到現在，我持續 11 年，到現在耕作的土地面積是將近 7 公頃，大概 6.89 公頃。第一年開始的時候大概是 5.3 公頃，這些年下來就是起起伏伏，維持一個這樣的狀態，重點是依賴農耕跟農作的收入作為主要的經濟來源，我家裏還有太太和一對兒女，大女兒是初中一年級，小兒子是國小五年級。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投入在自己的理想當中，我從來沒有想到我那麼快就可以當一個農夫，而且我還活了這麼久，沒有被打敗，沒有被打倒，還沒有換工作。就這一點來說，我其實是很自豪的。

大家最常問的就是，你為什麼會在前面繞了那麼一大圈之後回鄉種地？宜蘭是我太太的故鄉。我想這個事情大概要從我 11 歲上中學一年級的那一年開始說起。當年其實我父親還在臺灣的科技園區新竹市，一個非常著名的地方，他離開農家。我爺爺是在台中的鄉村，就是典型的農村，我父親這一代剛好趕上臺灣經濟起飛的風潮。他那個時候國小畢業，大部分家庭都沒有辦法支持自己的兒女再上學，他們就學手藝，進城賺錢。到我這一代，理論上大概父母親這一代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會培養小孩去上大學，最好是留學到海外，大概臺灣的氛圍是這樣。可是我父親的狀況，在他的兄弟姐妹當中是事業成長最快，也是最快遇到瓶頸挫折的，工廠倒閉，等於就是破產了。在臺灣當時開除的支票不能兌現，是公訴罪。大概我上小學一年級回家的時候我父親不見了，我母親沒有出現，出現的是我爺爺了，他包了一輛計程車，從台中的鄉下到我們家裏門口，我家裏有 4 個孩子，我是老大，我是中學一年級，剩下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是國小。他們比較早放學都在車上了，我爺爺看見我，就說趕緊，你父親的工廠倒閉了，快走。因為接下來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在臺灣是不奇怪的，就是債主上門，抓住小孩，逼債務人要出面處理，就是搶小孩。

我稀裏糊塗的就回到了台中的鄉下。回去之後，其實我面對的事情是——現在回頭看，我覺得有點搭上了時光機——從我自己的童年突然嫁接回去我父親三十年前的光影，因為我爺爺的生活基本上沒有改變，他還在養水牛，養豬，種兩期水稻，冬天種一期小麥，他種一些蔬菜，蔬菜賣的錢我奶奶拿走，我爺爺沒有辦法拿到現金，基本上他花錢都是他，賺錢是我奶奶，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處在一個寅吃卯糧的狀況下。但是他一口氣必須承接四個從外地回來的孫子，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我突然從一個喝牛奶、吃麵包，用沖水馬桶的世界，回到了一個沒有衛生紙，吃大鍋飯，喝糙米湯的環境，其實落差很大，而且是寄人籬下。當年的狀況，其實我常常講一個笑話，原來在一個農場請了厨娘煮飯，我回到鄉下的時候我印

象很深刻，大概沒有兩天，我帶了便當盒，在這邊叫飯盒，回家之後就扔在地上那個木桶裏面，因為在城裏面我們都有流理台的，回到鄉下整個時光倒過來了，道具都倒退了三十年，看起來很多碗筷放到地上我就丟進去了，第二天飯盒還完完整整的躺在桶子裏面，我第一個感覺就是鄉下人的衛生習慣不太好，這很容易會出事的，可能會有蟑螂或者老鼠。我從桶子裏面拿起來，感覺很空，沒有裝什麼東西。因為急著上學，我還是想打開看看是什麼東西，打開一看就是一張紙條，“賴青松，以後你自己的便當盒要自己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來我已經不是街上瘋闖的小開了，我爸爸大概不會再出現了。後來我發現事情就是這樣，我給我爺爺大概牽了一年的水牛，然後養豬，挑大糞，割大稻，所有鄉下人做的事情，我在11歲到12歲整整一年，就重新每件事情都出差錯。割水稻就會先割到手指，心裏想只要明天我知道要下田鋤草，我心裏就會想，不管是媽祖還是王母娘娘，希望明天會下雨。蹲在那裏除草，曬太陽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就是趕不走的蚊子非常多。在我的印象當中，對這些事情是非常印象深刻，而且排斥，因為非常不習慣。

後來大概一年之後，我父親被抓到了，他兄弟姐妹不得已就是要出錢，剛開始大家不願意借錢給他，但是後來他被抓進去關了，這個在家族裏面不好看，大家就不得已就擠錢把他保出來，我看到我父親剃了光頭，我們家裏有一個習俗，就是過火盆等等。後來他決定把我們這些孩子再帶到臺北去，我大概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上了臺北，我感覺這次又上了時光機了，這次是快轉30年，來到一個已經有個人電腦286的時代，其實我第一次到同學家裏看到他的電腦我是很震驚的，因為他的電腦銀幕上面有一隻水牛能夠走過去，那時候是二維的。我手上還留著我上個禮拜牽鄉下那只母牛的觸感，落差很大。城裏面上課教的東西跟鄉下教的東西不一樣，很明顯，在鄉下我們學蔬菜栽培，在臺北他們學珠算，我始終跟不上。大概整個一個月，我在家裏面沒有辦法好好入睡，我總覺得外面的聲音很吵，很大聲。因為我在鄉村的時候住在我爺爺那個地方，是一個典型的閩南式的三合院，基本上最接近的鄰居都在300米以外，只有他們家的狗叫聲我們聽得到，其他的什麼都聽不到。回家的路上一路上沒有路燈，田埂路很窄，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其實很緊張。

到了臺北，當時如果沒有弄錯，我應該是住在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小學對面，那個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加起來有1萬多個學生，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人山人海，在下課的時候看到校門口涌出來的人，就是一個個小蘿蔔頭，不是很高，上學的時候零零星星大家慢慢去，一放學之後是全部涌出來，再加上他們的父母要來接小孩。對於我一個從鄉下，鄰居都是非常鬆散，非常遙遠的空間感進來，我心裏面有一個印象，如果將來有一天我要找一個地方過日子，我要離開都市。大概有這樣一點感受，所以可能在念書的時候，如果功課壓力大，煩悶，那個時候我經常不能交注冊費，沒有其他的娛樂，我通常都會騎著腳踏車死命的往外走，出去散散心，疏解壓力，後來我發現這個城市沒有邊界，我再怎麼騎還是城裏，好在我沒有在北京，不然會更累，我發現現在已經有好幾個環了。

總而言之，當時對我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感覺到我經歷過這樣一個二綫城市，然後到了鄉村，再到大城市，很明顯的不適應。而且城裏面學校的功課壓力也大，包括競爭和人際關係，各式各樣的東西，對我來說有些時候很困惑。但是我心裏面感受到一個事情，就是原來這個世界上很多人的生活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從一個幾乎不喜歡貨幣的我爺爺那種鄉村生活，突然就到了臺北，幾乎一出門就不得不花錢的世界，在臺灣當時算是最擁擠的，特別我住的地方是那樣的環境。我一直在想，這個環境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須要選擇這樣一個生活方式才是對的。後來臺灣80年代，蔣經國還沒有過世，社會形勢非常緊繃，整個政治壓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民間都有積怨，他們沒有找到出口。後來第一個找到的空隙就是公害事件，就是環保問題的抗爭。因為很多企業發展起來，資本累積了，很多的工廠為了賺錢，為了累積資本，他并不是很在乎他排放出來的這些廢棄物，污水、空氣污染、噪音，基本上政府也不太管制，因為它能夠創造收益，能夠創造外匯和稅收。但是民間受不了，因為那個

空氣晚上不能睡覺，通常企業都是這樣，白天看得見的時候都沒有事情，環保單位的人員一下班，五點之後他就上班了，就開始排廢氣、廢水，這些東西都出來了。民間一肚子氣沒有地方發泄，基本上就從這個地方出來了。

我看到眼裏，我的感覺就是：我其實從我爺爺的那個鄉村出來之後，我很清楚的感受到一點，其實鄉村的土地和乾淨的水土有很深刻的價值。我記得我剛剛回到我爺爺那個鄉村的時候，其實第一個晚上，我們都還不知道家裏這四個孩子要往哪里去，因為我母親還沒有出現。所有的親戚朋友聚集在我爺爺那個三合院的廚房裏面，大概大人都在廚房裏面做事情，我們就住在廚房旁邊的一個倉庫裏面，因為多出來幾個孩子沒有地方睡，就睡在一個板床上。我聽到很多的親戚朋友在說話，印象非常深刻。千篇一律，說起來就是我父親在家裏排行老三，他很早就出門打拚事業，他賺了一些錢的時候也沒有拿回來照顧老人家，現在他野心很大，要擴張事業，到最後他破產了，不能照顧自己的家庭，到最後要把孩子和大大小小的都丟回來給老人家，你老人家就不要管他，你讓他自己去承擔。總而言之，因為我爺爺的狀況很明顯，在當時臺灣的農村狀況之下，他一年只有兩筆現金收入，一個就是賣大米，另外一個就是養母豬生小豬，因為這些東西基本上當年都不需要買飼料，就是家裏的剩餘物資可以循環，我後來發現這個好像叫做種養農業，當時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可是他從來沒有拿過錢，因為他的經濟狀況永遠都是先花錢，然後再還錢，真的是寅吃卯糧，家裏面吃的人很多。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這些親戚朋友都已經抱怨完畢一圈，表示關心之意之後，我爺爺停了一下開口說話，他說你們大家說完了沒有？都說完了讓我老人家說一句，你們看我們家裏差不多這雙碗筷給人吃飯？其實當年以我的年紀，11歲，不到12歲，我聽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人在趕我們，我心裏在擔心的是：我好不容易才辦了轉學回來，我下次如果還要再轉，我能轉去哪里？其實我沒有想出來，因為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後來我才弄明白，其實我爺爺在心裏頭是比較疼我爸爸的，我奶奶比較疼我二伯父。總而言之，鄉下很多這種事情，這個疼那個，那個疼這個，有很多都是這種關係。後來我才發現，我爺爺講那句話是什麼意義，他的土地沒有增加，他的耕作面積，他能夠養豬的空間也沒有增加。可是他為什麼能夠一次多承擔養四個孩子？甚至我母親後來也回來了，這些人吃的糧要從哪里來？後來我跟在他的後面牽水牛，他就到處給人家去耕田，我終於知道答案在哪里，地裏自然有糧，有糧就有勞動力，如果沒有這些土地長一些東西出來，你還能去水溝摸河蟹，采香菇，弄野菜人死不了，你要好好活著，你只要有乾淨的空氣、乾淨的水，乾淨的土地，臺灣是亞熱帶，你就是采水果吃也不用錢，這個事情在我心裏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直到我重新離開這個鄉村到都市裏面去，看到臺灣為了經濟的增長鬧出了很多反公害的事件，那個勢力是很大的，就是包圍工廠，接下來就會跟警察有一些小零星的衝突。因為當時其實國民黨一黨專政是很嚴苛的，老實說政治上是沒有辦法說話的。可是，這件事情已經關係到人的生死存亡，因為有些人已經生病了，這個事情對立是很激烈。所以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是兩個要求，我要離開臺北，後來很順利的離開了臺北往南走，到台南上大學，這個大學叫成功大學，以工科系為主，我選了一個科系叫做環境工程系。當時我就在想——其實我想的不是為環境盡心盡力——我想環境可能是在青山綠水當中，當年只知道憑分數上大學，但是教的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環境工程，後來我進去才知道是工程環境，而且基本上是從土木系的系統下來的，就是蓋污水下水道，焚化爐跟污水填埋場，就是搞這些。我其實很想轉學，但是那個時候轉不出去。可是當時那四年當中，我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在課堂上好好念書，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到現場去做田野調查，跑遍了臺灣南部，一般市民能夠去的石化工業區在臺灣都集中在南部，各式各樣的污水處理廠，包括一般市民不能去的軍工業或者是兵器廠，我看到了這些之後令我非常震驚。一牆之隔，裏外兩個世界，裏面是國營的石油化學工業，非常先進，有游泳池，有各式各樣的設備非常好。但是一牆之外，還是一樣碧綠的稻田，可是那些稻米農民他不會吃，他從地底下打下來的地下水灌溉，那些

水有油氣的味道，因為那些石化工業廠的管綫埋設非常久了，在下面出現了滲漏。甚至我親眼看到，他把地下水打上來，他用打火機點了能著火。大家說臺灣發了，到處可以挖油了，可是不是，它就是一個地下水污染。有一些在那個地方的房子可能長久沒有人居住，常年門窗緊閉。石化廠派工程師去處理，想要重新裝修，讓新的人員進入。進入的人員覺得裏面很悶，他想先出來，點一根烟，一點就爆炸了。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我們看得到的，聽得到的就是這麼多，看不到的，聽不到的其實更多。

在那樣一個狀況下我很明確的感覺到，特別是在臺灣最大的嘉楠平原，當時是在日本統治時代建造的非常密集的灌溉系統，等于是以農業培養工業，要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時候。其實那些溝渠留下來的，到我眼中看到的時候，大部分是污水濁濁的，都是偏黑色或者灰色的水，但是它旁邊的農田就只有這一個灌溉水源。旁邊看過去的還是碧綠良田，長了很多各式各樣的農作物。其實對我來說，接受農村恩惠，能夠擁有一口飯吃，好不容易繼續長大成人，而且接受教育的孩子來說，我覺得我們背叛了土地，而且我們沒有給下一代或者是後面的人留下機會。這個事情對我來講，差不多就是我的一個人生思索的原點。我們爲了多掙一點錢，一定要傷害環境到這個地步嗎？就是環保跟經濟有沒有辦法兩益？後來臺灣的媒體不斷的吹噓或者是在強調的都是所謂的臺灣經濟奇迹，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已經聽過了，差不多是一二十年以前的往事。可是當時我的感受就是，臺灣根本沒有什麼奇迹可言，我們不過是賺那些人都不要賺的肮髒錢而已。課堂上老師會說一些點到爲止，他說這個東西就是這樣。接下來不管花再多的錢，這個事情可能一直沒有辦法處理。可是我越聽越覺得毛骨悚然，越聽越覺得不對勁。這樣的事情如果你們做了，後面的子孫怎麼辦？我常常的感受就是這樣，世間沒有恒定的常理，只有無常才是常態，你有高點就會有低點，你有上坡就會有下坡，你有成長就會衰敗。當年如果沒有我爺爺手上養了幾頭豬，一頭牛，有一個可以自己循環生產的農業，我們家裏四五個小孩子和大人是沒有地方可以去的。如果一個社會要往下走，或者是一個群體，一個部分沒有辦法在經濟上去支持它原生命或者生活的運轉，那他的支撐點在哪里？我想來想去其實還是脚下這片大地。如果我們現在就把它給破壞掉，或者是說弄到我們自己都不敢吃這塊土地生長的作物的話，我不知道後面我們可以去哪里，當時我的感受就是這樣。

爲了這件事情，我們人生通常都是這樣，自己給自己找難題，這個答案基本上我沒有解答。所以我在環境工程系畢業之後，我當時找到一個原理，我發現環境工程其實沒有給我想要的回答。因爲環境工程的邏輯很簡單，要有人破壞環境，環境工程才有人做，沒有人破壞環境，環境工程可以收起來的，你就是這整個污染流程的最後一關，你把這些污染的環境都稍微整理一下，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狀況之下，總而言之，從看得見的危險變成看不見的危險，從地上的危險變成地下的危險，從有形的危險變成無形的危險。即使如此，臺灣的工廠在有人來的時候才會展開這樣的除污設備，因爲這樣可以減少成本，賺更多的錢。我在臺灣的現場看到的，大概有一點好轉了，但是還是能看到各式各樣的污染，不斷的罰款，我覺得這樣是有問題的。

後來我陸陸續續離開大學之後，我轉換了幾份工作，始終圍繞自己的主題。我想如果工程技術不是真正的核心，因爲你有技術不用了，後面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核心，如果從下一代的孩子身上開始做環境教育，環保教育會不會是一個方法？後來我幹了兩個月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非常人所能，我沒有辦法罩住這些孩子，我馬上這輩子不會幹老師了。因爲孩子的能量非常之大，你一旦把權威拿掉，你唯一能夠帶動他們的就是你比他更有本事。對於臺灣的教育制度下要成長的孩子來說，很快就掌握到我自己的弱點，舉雙手投降。如果我不改變的話，那輛火車就停不下來，我也接觸到日本的消費合作社的概念，他的想法非常簡單，非常強烈的吸引我。他的做法就是從都市的消費者當中集結一群有心的消費者，他們對現行消費市場上所有提供的產品都不能滿意或者有疑慮的狀況之下，他們直接

把這一筆訂單拿到產地、農村和工廠去，直接跟生產者談：“如果我們想要這樣的東西技術上辦得到嗎？如果辦得到你要多少成本可以，你的利潤可以，這樣我們要負擔多少，如果可以我們辦。”它是把發球權拿到消費者身上的消費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我覺得這個非常到位，某種程度解決我本身的焦慮。所以我到這個地方去實習，在東京大概呆了一年半。後來我把他當時在日本看到的一些林林總總寫成一本書，我今天帶了過來，就是《從廚房看天下》，最後一個章節寫的是臺灣初期的工作，因為我離開日本之後回到臺灣，大概工作了兩年半的時間，後來還是離職了。最主要是換了一個社會，換了一個國家，換了一個不同的風俗習慣，雖然邏輯很簡單，可是跟消費者對話和持續互動的部分，老實說我覺得沒有一定比例的人有這個想法或者是共識的話，靠一個人去做還是能做，但是改變非常微弱，而且我本身就會先撐不住。

我在日本回來之後兩年半就選擇離職，後來其實我基本上沒有思索我下一個工作該做什麼。但是我剛好因緣巧合碰上網絡的時代，所以我就在家裏面做日文的翻譯，總而言之靠著網絡馬馬虎虎能夠賺一點錢，賺一點生活費。如果有希望的話，我應該帶著孩子在鄉下的環境下成長，所以我的孩子差不多到了兩歲半的年紀，在一時衝動之下我就決定離開臺北，當時車程兩三個小時，但是運氣非常不好，在 2006 年臺灣的政府把一個雪山山脉最高要 3 千米的一個山脉打了一個洞。至少我已經把孩子從幼兒園帶到國小再到高中，當時有一個困境對我來說，如果我在日文翻譯之後不能滿足我的生活需求，我覺得半農半工如果真是讓我覺得不是很充實的話，我覺得作為一個農夫，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方法去過這樣的日子。因為我從我自己爺爺傳統農民的經驗，還有我從主婦聯盟一些先驅型的有機農夫的工作經驗當中我看見，好不容易從老天的腳先掙出一點東西，看到我賣一斤要賠半斤，那個時候就是進退兩難，其實那個壓力很大，我的個性特別保守。

所以後來我才決定是不是放棄靠網絡生活，然後直接從半農轉進全農的全職生活的時候，我想起了當時在日本消費合作社工作的經驗，我發現如果我能夠找到一群能夠持續而且穩定支持消費者的話，我在 2004 年的時候想出了一個口號，讓大家一起來種田，讓都市人也可以吃到自己種的米。因為臺灣的食品安全跟農藥泛濫、化學肥料使用泛濫這個事情大概在 90 年代就廣泛的為媒體所報道，很多的消費者有這個意識，但是當時找不到很多的生產來源。等到後來 90 年代末期，臺灣開始有機認證制度出來之後新的問題發生了，很多消費者對有機認證制度不是太有信心。因為畢竟認證制度還是建構在政府的公信力，甚至于農民本身的信用程度上面。老實說在當時利潤優先、利益至上的一個社會氛圍之下，我想絕大部分農民大概沒有很大的問題，問題是花錢買單的這些消費者心裏面始終會有一個疑慮，貴一點沒問題，貴兩成，貴一半，甚至貴一倍都有人買單，可是你賣的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個事情是一個沒有辦法解開的謎底，除非這個消費者直接參與這個農場的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還找到了現在普遍的關鍵要素，我希望能夠找到一群消費者，能夠用預約訂購來支持生產者的計劃生產，最後如果有不可抗拒的天災風險，讓消費者來承擔這個農民的損失，所以就出現了三大原則，預約訂購、計劃生產、風險分攤。恰好呼應上後來大家關心的這個 CSA 基本精神，從剛開始到現在 11 年下來，我曾經擔心過我的銷路問題，但是我的銷路從來沒有出現過問題。而且我還是把我的孩子從幼稚園慢慢養大，我沒有辦法在臺灣的鄉下買農地，因為都市資本化的速度太快，但是最起碼我蓋了一個簡單的房子，租了很多的田地，讓我這個生產大米的農場可以繼續維持，甚至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輕人跟中年的退休族，他們慢慢加入這樣的一個行列當中，雖然我的耕作面積始終沒有增加，還是 5 公頃左右，大概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在我們的村子裏面已經有將近 30 公頃以上的土地，還有超過 30 戶以上的全農的或者是半農的農夫開始選擇過一個不使用農藥，然後是自己親歷親為，親歷親耕的一個農耕生活，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是對我來說很大的一個鼓舞。

常常有媒體也會報道這樣的事情，但是我後來覺得對我來說，當時我會臨門一脚，直接

從都市人的身份跨入到鄉村來進行農業的生產。其實老師說，那個臨門一腳的勇氣是非常個人的理由，基本上我當時從都市轉向向回走，走向農村的時候，基本上我把肩膀上的十字架是扔下的。在那個之前我花了很多心力，我希望改變社會、改變社會、改變身邊所有的人，基本上我是失敗的。那時候我才會離開主婦聯盟這個消費合作社，但是我希望鼓起勇氣，讓我的孩子過一個鄉村的生活，跟大自然互動，能夠有一個所謂的故鄉，那個非常個人的理由是給我最大勇氣的地方。當然我後來家裏的父母親非常諒解，因為我是在家裏面第一個上高中和大學的孩子，是一個農村家庭。我父親指望我可以讓他翻身，重新找回他的面子。但是我拒絕了這個事情，可是到最後，老實說我覺得自己以為的成就，我父親終於接納了我這個背叛他的孩子，他現在差不多是我最大的粉絲，只要報紙有報道，他一定會買好幾份，送給朋友，貼在他小店的門口。如果電視上有出來，他會第一個打電話告訴他的親戚朋友，不管以前有沒有借給他錢的。他曾經有一次在彼此互相對話的過程當中講出過一句話，我非常印象深刻，但是我沒有保留在心裏面。那一刻我知道我父親對我已經死心了，他指著我的鼻子告訴我，我如果有一天不在了，你可以不用回來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父親真的對我死心了，而且他傷心透了。而我用一種有點阿 Q 的方式自我療愈，我說聽人家說，欠情未還才做父子，我爸爸可能不想跟我要了，可是我能還的我一定要還。可是他能夠現在心平氣和，就是接受我的工作，就是我兒子是種田的。人家問他：“你兒子在哪里高就？”他現在會說：“他在哪里哪里的鄉下在種田”，以前“在種田”三個字他講不出口。天下所有父母大概都是一樣的，他們希望自己的兒子在做的事情說出來人家能聽得懂，會說：“啊，那不錯”。十多年前，種田換不了“那不錯”三個字，所以他非常難過。現在他其實只是接納，但是我認為他還是不理解我的工作。他還是會告訴我：“那可以做有機認證啊！”他不知道我不做有機認證有我的道理。他會說你有了有機認證可弄一個什麼東西，生意可以再做大一點，再弄個工廠——他的工廠發展主義思維又重新從後門進來了。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他對我諒解了。這個事情我就此定調，應該是我一輩子最大的成就了。

我的分享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青松跟我們分享他的故事。大家肯定會有很多的思想跟他對話，在這之前我們先請兩位點評的老師先回應一下你們在見面的一些實踐或者觀察裏面聽到這樣一個臺灣的故事，你們有什麼想回應的？

吉雲亮：很感謝這個書院提供這樣的場地，我覺得站在這裏感覺很接地氣，在皇城根腳下有這麼一片地方，真的是有一片淨土，就像在家裏有一個角落擺一杯咖啡的地方，有這種感覺，非常感謝。剛才賴老師講了這麼多，我們是同齡人，做這件事情的因緣可能不一樣，但是感覺是相似的。所以我不敢說什麼點評，其實是學習，另外有一些共鳴的地方，我覺得從我自己的角度可以再闡述一下。剛才賴老師說環境工程，實際上他在做工程環境。我覺得在我的工作過程當中體會得極其深入，在這裏面有一個概念，這麼長時間了，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是我逢人便說，有機會便講的，但是實際上從來沒有人共鳴過的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為什麼做有機？實際上就是因為環境被破壞了才開始做有機，大家回想一下，我們在沒有農藥化肥的日子你會想著做有機嗎？你根本不會想這個課題，所以正因為它被破壞了人們才開始做有機。

我最早 2004 年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深入的受到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啟發，他跟我說你記好，做有機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環境，而不是為了破壞現在的好環境生產出來乾淨的東西，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子。所以他希望我們做有機的人，鼓勵我們在被污染、被破壞的環境上做這件事情，留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一片乾淨的土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也呼籲過，也說過，但是現在仍然擋不住歷史的步伐。

賴老師剛才講他爺爺的故事，又多了 4 個人，甚至是 5 個人，結果發現大家都活得很好。所以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真的是够養人，只是看你自己用不用心，怎麼去養。實際上這個話題說起來真的很深入，我記得我在北航念博士的時候，我們門口有一個人在那裏寫著大字報，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一定會帶著大字報到北航門口去罵街，說他們家的黃金美元在文革的時候被北航校長給抄了，到現在沒有下落。我在那裏念博士好幾年，每周他都去。後來有一次我實在是忍不住，我就問他，我說你這樣罵，你還不如找一個姑娘過日子更好，他說你別擔心這個，老天爺連麻雀都養了，何況我這一個人呢？這就是一個秘密，從賴先生這裏也道出來了，大家不用擔心，土地可以養活人，你有你的困難，我有我的困難，各方面大家都說不如意，你們回想當下，你們走過來，是不是活得很好？是不是有這個感覺？是不是一下子就點破了？很多東西，焦慮都是停留在想像之中，實際上我們的生活一如既往在過下去，不管有什麼問題，其實都會突破，這就是我們在叫它土地的時候，土地給我們的一種啓示。實際上就是說，賴先生這邊和我都有深刻的感覺。我就喜歡踏在土地上，甚至有的時候我覺得，在我的土地上我要養好，養到什麼程度呢？我覺得什麼時候我脫了鞋就能踩上去，我覺得這個土地我就滿意了，大概就是這樣。所以我的鞋子到現在為止都保留一個狀態，都是帶著鞋帶的，但是我的鞋是隨便可以脫下來的，就可以隨便穿上，就是跟拖鞋差不多的感覺。我希望有朝一日就是在土地上我進去的時候，我隨便可以脫了鞋去接地氣。

我在我農場幹得最多的兩件事，一個就是規劃，再一個就是撿垃圾，撿什麼垃圾呢？就是磚頭、瓦片、塑料片，每天就是這麼去撿，只要我看到了一定會撿回來。這個事情也是受到我們有機界的一個名人安金磊說的，河北棗強縣的一個農民，2004 年、2005 年的時候我去參觀，這件事情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他們家的後院有很多的地膜，他的後院有一個大池子，沿著那個池子都快鋪滿了，是無數的地膜。他不是說出來的，他是做出來的。他說他每天去農地裏面，幹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撿地膜，裝到口袋裏，回來之後就這麼一扔，我說你撿了多長時間？他說幾年總是有了吧。他特別痛恨這個東西，他說現代農業帶著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短視的行爲，不顧子孫後代的行爲，他說把土地全部給破壞殆盡。受他的影響，我現在在地裏能撿的都撿，撿得乾乾淨淨的。剛才我們在車上還在探討，實際上人跟人打交道是很複雜的，但是人跟土地打交道非常簡單。就是說你給他什麼，你基本上就被回報出來什麼。所以一個土地多養出 4、5 個人，再多一點人絕對是可以的。

剛才有一個提法我覺得也是特別引起共鳴的，我開始做的時候我媽媽都不知道，她說你做什麼呢？我說我在北大博士後念了一年我出站了，我說我去開公司了。她說你開什麼公司？我說你別誤解，我們有一個大老闆，我給他做總經理助理，她就特別高興。後來過了三年之後她才知道我做這個，她憤憤不平。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結果，她現在很愉快地生活在我們農場裏，大家去參觀的時候看到了她。

講到人和土的關係，我的體會也是很深的。我們的古書裏面有一個《大學》，我們德潤屋的起源也是從這裏面出來的，大家都想發財，你想不想一路很順當的發下去？裏面有一個排比句，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財在後面。所以德和人在前面，所以人很關鍵，土也很關鍵，德更關鍵。他足球還說了一句，財又不能不用，所以後面一句話是有財才有用。

劉海英：我叫劉海英，來自中國發展簡報。其實我們發展簡報的辦公室離這兒非常近，可能都走不了 5 分鐘，也是在一個四合院，但是沒有這個這麼好，尤其還有杏樹，如果不看到這個環境以為是在一個鄉村裏面。實際上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一綫的實踐者，其實我對於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認識都是紙上談兵，但是我非常喜歡它。我最早接觸它的時候還是在綠色和平，那個時候 2004 年，現在在 PCD 的林志光當時跟我一起在綠色和平的農業組。那個時候他跟我說了一句話就是說只有好人才能做有機農業，因為這個過程他要很誠實，你

要對得起土地，對得起你的糧食，對得起吃這些糧食的人，所以很美好。以前大家都知道，很早以前跟著溫鐵軍老師，在《中國改革》，在鄉建很多年的時候，我最早接觸農村問題就是接待上訪的，因為 2003 年以前大家知道上訪的人很多。當時我們的單位有農村版，會經常有一些上訪的人都是很悲苦的，所以那個時候我以為農村的問題就是很多的苦難。後來知道了綠色和平，到綠色和平做有機農業，才知道原來農業有這麼多美好的事情。

其實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是亦凡把青松的文章，還有這次活動的一些情況發給我，昨天下午因為我們內部可能郵件有些問題，我們網上負責上傳的同事昨天上午才把這個活動信息趕快傳上去，通過微信來推廣，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朋友是因為看到這個才來的，非常抱歉。昨天下午我們就在討論，我們一個負責網站內容的同事跟我說，青松的文章這麼長，我們要上哪里去？那個短的可以立刻上，長的要放在哪兒。當時我也在看，我沒有跟他討論，因為我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今天上午我自己在家又安安靜靜地看，我就想起了這麼多年讀 PCD 的文章，後來我發了一個，PCD 出產的文字只有在安靜的情況下才可以讀。因為就像青松的這篇文章，其實跟人的內心有很多共鳴，雖然我不是實踐者，也有很多共鳴。他說到他最終做一個專職的農夫，這是他最終的夢想地，不需要旁證，他內心的滿足和平靜就足以證明了。當然一路走來，最終找到自己的理想地。我覺得在他這本書裏面的一篇文章，他站在這兒不只是講他一個個體的故事，如果僅僅在茫茫人海當中只是有這麼一個人，我想 PCD 他也不會來講一個人，跟周圍和環境沒有關係。在青松這一篇文章裏我也看到，其實非常清晰的歷史脈絡和時代的背景。因為我對於臺灣的知識分子是非常尊重的，尤其是對於行動研究這幾個字最早的膜拜也是來自于臺灣的夏老師和臺灣這些知識分子，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書裏面，其實在講述自己個人故事的時候，跟時代，跟社會，跟整個大的環境都是非常緊密的聯繫。但是他不是用很悲情，也不是很桀驁不馴，他是要把這種寧靜沖淡，所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我上午忍不住就在我的微信裏面推薦。

因為我不是實踐者，作為一個 NGO 的觀察者，我更關注他裏面的一些東西。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看他的文章的時候經常想，如果我要去做我這樣能做到嗎？尤其他說那個廁所裏邊沒有紙，只是棍，我就想這個可能還要適應。但是從剛才我說的不是一個個體的行為，可能後邊隱含著一群要推動人的一個群體的行為來看，我就很想關心對於半農半 X 這些城鄉生活的人，他來做這些，他對於社會的變動是什麼？因為在這次活動的邀請函最開始也寫到了，因為臺灣、香港這幾年在大陸開始發展很好的社區支持農業或者是有機農業，各種各樣的名字，現在有很多。那麼其實發展的路徑或者背後的一些深層的東西可能是有差異的，可能在臺灣或者香港宏大的議題裏面包含的社會議題可能更多一些，更豐富一些。走到大路的時候，因為私下裏也會跟一些朋友交流，它急劇快速發展的狀態讓大家有些時候有些驚訝。但是驚訝之下，後面丟失了哪些東西？其實這也是我特別好奇的。因為青松的郵件裏面，你說你還想分享這一點，對於半農半 X 的變化，接下來我也想聽聽這些問題。

主持人：謝謝吉老師和海英。我們下面開放一個空間，讓大家來跟青松一起來對話，大家如果有什麼想瞭解的話，就可以隨意的舉手示意。

提問：您好，我是農技中心的，我們從事農業也有七八年了。我想問您的問題就是，臺灣這個土地的產權情況是什麼狀況？可能和大陸有很大的區別，另外我想問一下您現在的計劃，就是一年的安排怎麼樣，只做水稻嗎？

賴青松：水稻為主，大概九成以上。

提問：像臺灣這種亞熱帶地區，可能和我們北方氣候有很大的區別。您說您種了 5 公頃，合下來也差不多接近 100 畝了，您現在的種植狀況是怎麼樣？

賴青松：簡單來說臺灣的農地政策，大家可能對臺灣的土地改革有一些印象，就是從國

民黨政府進來之後，就把大地主手上的農地有計劃的慢慢的分給小農，所謂的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幾十年走下來，當年的佃農已經變成地主，而且當年的佃農變成今天的老農，他們的下一代基本上變成離農。臺灣大多數的農地所有權可能是屬於六七十、七八十年代的佃農手上。但是他的下一代，可能 95%以上都沒有務農的意願，在臺灣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農業傳承的問題。因為在臺灣政府的農業政策之下，我想某種程度上是有意識的要犧牲農業的，有一點點把臺灣當成是科技島，或者是說技術掛帥、經濟發展，用這樣的角度去看。所以農村子弟對他來說，可能只是勞動力的補充來源。至于農地該怎麼樣發揮和發展，它有政策，但是很少延續，換一個政策，它就改變。所以現在變成是，至少以我在耕作的那個宜蘭縣為主，距離臺北市的距離非常近，高速公路車程就是一個小時以內，現在農地的價格距離 10 年前可能已經翻了 3 倍，我基本上已經放棄在這個地方購買農地，因為我無論怎麼掙錢，我沒有辦法在這裏購買農地。所以我所有的五六公頃的水田都是租用，這是一個困境，我基本上把它當成一個工作，而不是一生的志業。可能我可以繼續幹農夫，但是時間到了，我可能就得走人。因為只要老地主過世，下一代要接手，這個農地要處分，我無論如何也承接不起，因為土地非常貴，這是農地私有化之後在都市周邊的農村面臨的問題。很快都市化會進來，但是又不是完全的變成都市，可能會變成有錢人的別墅區，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

我們目前耕作的作物基本上以水稻為主。第一年剛開始，2004 年的時候我就是選擇水稻，宜蘭地處臺灣的東北角，所以它的冬天降雨日期非常長，如果以兩天來計算的話，大概會超過 200 天，是這樣一個環境，所以水源非常豐富，沒有水庫，只靠地下水，終年不斷。整個蘭陽平原是一個平原，三面環山，東面太平洋，大概 1 萬多公頃的緩梯田，所以水稻生產的基礎設施，灌溉、排水溝，大概在日本統治時代就達到了一個基本的奠基，當時它要增加產量，所以耕作水稻是很自然的選擇。而且臺灣的水稻在當時國民黨權生產報國的一個口號之下，其實分工分業的制度非常徹底。所以以我當時進來，為什麼要選擇 5 公頃，因為我經過一個計算，大概我把這樣一個售價換算成我一家 4 口，如果要有一個基本的收入，最起碼要有都市上班族，沒有八成薪也有七成薪水，大概用這樣的方式去推論出來需要有這個面積的土地，所以我就這樣去耕作。但是幾年下來，其實我陸陸續續增加了一些我喜歡吃的黑糯米，這也是水田的。我前幾年又開始增加了馬蹄，就是荸薺，去年我增加了蓮藕。我們這個地方水鄉澤國，我一定要充分的活用這個水的好處，水能夠把天地淹滿，基本上雜草問題非常容易克服，因為雜草種類就減半了，大幅度減少。所以我可能會慢慢的把這些周邊不是主要糧食的作物，但是需要比較多的人力，這也是我剛開始沒有大量安排的，以我一個返鄉青年，而且是返到我太太的故鄉，其實在地的人力動員上面我有很大的瓶頸，特別是用無農藥的方式，其實你一個閃失，可能雜草問題非常嚴重。如果栽培蔬菜的話，也有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剛開始我一點把握也沒有，我只能是用臺灣慣行農業水稻栽培的系統，可能是插秧機、收割機、烘稻機、碾米機。我只能尋找跟我理念比較接近，他願意按照我的方式改變他的操作模式的，我給比較好的代工價錢，他可以幫我基本的運作這五六公頃的水稻。可是慢慢的你還會發現，誤工是不可或缺，因為你總是會出問題，總是會有紕漏。

後來我再增加其他的拼項，大概時間久了，後來我去學校裏面擔任家長會的會長，這個事情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助力。我先把人際關係做起來，我到村子裏面這些既有社群的組織當中先付出，先奉獻，被人家認知，之後我們開始知道，原來這個人不是一個壞人，鄉村很保守，到哪里都一樣，這個傢伙進來，大家想這個傢伙哪里來的？當年我還是留長頭髮。大部分的地主看到之後都覺得這個傢伙到底能不能種地？這個地會不會給他種荒？這個傢伙到底能撐多久？他們大概觀察了我起碼 5 年。後來我在學校裏面開始擔任家長會長，跟這些家長有一些互動，他們覺得這個傢伙不是壞人。後來我太太本身她對農產品的加工很有興趣，所以後來我們就慢慢地去傳承這些宜蘭地方上的豆腐乳、醬油、臘肉、腌梅子，就是一些加工產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今天這個以農為業的生活能夠繼續維持，甚至讓年輕人也願意

進來選擇的話，我勢必要把這個模式和系統某種程度的穩定下來，而且不能夠面對太多天災的考驗，就是不能讓天氣或者氣候的影響因素太大，我的直覺是，一級農產品盡可能把比例往下調整。我可能現在大概 90%是水稻，剛開始 100%，我就往下拉，我希望能夠繼續往下拉。水稻這個部分，因為每年宜蘭的颱風非常嚴重，如果來的時間不好，或者是路徑、降雨量不好，搞不好我可能會有將近 50%甚至是更大的損失，對我非常危險。我以前大概有過一兩成左右的傷害，如果我把加工產品的部分增加，比如農產品占 50%的收入，加工品受天氣影響不是那麼大，而且可以儲存，慢慢銷售，甚至可能增值，因為陳年，加工品占 30%，最後我再留 20%寫作，或者是辦一些體驗的活動，甚至是農村小的旅行，再培養一些導賞員。我想這個比例如果能夠到四三三，可能是非常理想的狀態。就是把天災風險的部分適度的降到你可以承擔的部分，今年我少了 40%還是可以撐下去，其實這對於農民來說是有可能的，因為你的生活大部分在自己的土地上面，這是我這些年下來一個大概基本的構想。

提問：您好賴先生，我是來自東北吉林的。我想問一個具體的實際問題，比如說你那 5 公頃稻米具體能產多少糧？或者如果是不保密的情況下你可以告訴我一斤賣多少錢嗎？一公頃能收入多少錢？

賴青松：其實這個對於農夫來講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我想您真的是一個經典的農民。目前的狀況下，剛開始我定了一個目標，因為一開始要經過計算，我從一開始就是經過計算的農耕方式。對我來說，臺灣政府一直在推三生農業：生活、生產、生態。其實生產這是不用政府推，大家都會做的，生活就是馬馬虎虎大家都會考量。生態這個政府再推 100 年也沒有人管你，這是生產、生活、生態。總而言之，在理論上，在政策上達到這個地步。我剛開始進來的時候我說我是三無農業：無土地、無生產、無經驗，你跟我講三生，那是高調中的高調，我根本沒有精力搞這個事情。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頭腦弄清楚，我沒有辦法承擔風險，因為口袋是零，起步就是這樣，沒有辦法。所以我才想了一個預約訂單，預先收錢，先把錢收到了，再開始租地，買肥料，最後你承擔風險，我把東西給你。老實說我很懷疑這個會有人參加的，可是居然社會會走到這個地步，在一個面對食品安全的焦慮跟對大環境某種程度失去連結的失落感當中，我常常問一些不認識的朋友，90%以上頂多就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次的穀東，我說你們都不怕我跑啊？你們都不認識我，我隨便畫了一張空中大餅，一個支票你就給我錢。他們說：大不了被你騙一次。這一次我如果沒有騙人，老老實實做，而且我的東西好吃，我一騙就騙十年。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食物本身會說話，安全是一時的，他會覺得這個東西安全，試試看。可是如果你不好吃，他馬上很快就會找下一個安全，因為安全很多可以取代，有這家認證，那家認證等等。我自己這樣剛開始經過計算的時候，其實我定了一個目標值，我希望能夠達到一般栽培的 9 成收量。在我們那個地方，其實在宜蘭全臺灣來說收成量是最低的，因為日照最少，降雨量最多。

結果過兩年我就往下修正，我就降到差不多 8.5 成，現在我會降到 8 成，我想 7.5 成到 8 成是合理的，我現在這種低施肥的狀態，降低耕作密度，某種程度地粗放的情況下，我覺得大概 7、8 成，這是我可以滿意的一個結果。在售價方面，其實我在臺灣一公斤的大米我大概做到 130 塊左右台幣，大家自己換算，這個我不是很清楚。總而言之，如果是一般農藥化肥的價格計算我可能是兩倍半到三倍的價格。如果換算回來，臺灣有機認證的稻米當中，我可能在中間偏上，但是也不是太高，大概就是這個地步。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的稻米為什麼能夠這 11 年下來緊緊抓住這批消費者的胃。大概每年只有 30%在流動，70%是去年參加過的人直接回頭，另外 30%的是流動，因為有一群人始終就是支持性的購買。他們都不會是煮飯的，最後他不支持你，就支持別人。70%回頭的訂購量對於一個農夫來說，我想如果大家有種地的經驗就會很清楚，這幾乎是非常好做的生意。70%你不會賠錢，你有飯可以吃了，可是這樣一個穀東預約訂購的制度可以支持 70%的回頭率，重點在於我一開始就投資成本在

冷藏保鮮的部分，因為我一年只能做一期稻子，二期產量非常低，很快大家就會放棄休耕。等于我的土地休息了半年，只做了半年，這是地方的現狀，是政府政策要求之下的現況。我沒有當成負面的，對於一般農夫來說覺得很浪費，我半年都沒有好好的做，沒有收成。可是我把這個部分整個就當做我的主要成本，我把它換算回來就是這麼高的價錢，消費者一樣買單。可是那個稻穀，其實在烘稻穀的時候，我比臺灣市面上所有的稻米水分含量都要高 1% 左右，這 1% 就是決勝。因為大部分人都很清楚，糙米比較營養，但是糙米難吃。事實上不是糙米本身難吃，因為不烘到那個幹度沒有辦法長期儲存，可是所有的農夫都知道，就是稍微濕一點，煮起來會非常好吃，但是只有新米，你放不久。沒有關係，投資設備做冷藏庫，收割下來直接放進去，每個月拿出來直接碾米之後用最短的時間直接包裝送到你的家裏面。我想用這麼傳統，用原始的方式做到這種新鮮度，老實說是絕無僅有的。因為老實說，這對企業來說不會賺錢，根本就是一個名之為農業的服務業，可是這樣子你就抓住了一群人，大概三四百個固定的家庭每年支持你，四百家中走掉一百家你還有三百家，這三百個家庭陪我走了 10 年，我很有信心可以再走 10 年。我覺得真的很感謝臺灣這個社會。我相信大陸的狀況也應該很類似，當我們在都市裏面出現焦慮，食品的安全是無處不在的，你每次拿起碗筷吃東西，你就想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吃？如果你要送給孩子吃那你更焦慮，這個東西如果你能夠有效的消除的話，其實這個粘著性非常強。每天都有人，每次都有人問，你就只有大米，你有沒有別的？但是我沒有條件去做的時候，我始終不出手，我就是給一些加工產品，偶爾給一點我剛好多出來的農產品。但是最近村子裏面有一些年輕人慢慢聚集，我想這第二個 10 年對我來說會是很不同的 10 年。

提問：聽到你說親歷親耕，我想問一下，購買您稻米的那些顧客，他們會大概多久來一次您的農場？他們是不是也會自己動手去做一些這樣的拔草的農活？您說到了您和您父親的關係，我們聽到都覺得很難得。想問一下關於您和您兒子的關係，會不會也比較和諧？比如說您的兒子他從一開始可能兩歲半就說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可能到城市裏面跟別的父親有一些對比的時候，對您的這樣一種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會不會一樣理解？

賴青松：關於谷東在農地上面耕作的部分，老實說前三年非常熱鬧。因為一直沒有人用這種方式去嘗試，開始操作了之後，我直覺的認為，我沒有做過調查。但是大多數人參加是爲了要下地，他很希望來，但是他沒有訂你的東西很尷尬，就來訂一個單位，兩個單位，但是一定要帶小孩子，帶家人來看一下，天底下還有這種傻瓜在做這種事情，跟我爺爺之前一樣。但是那個東西很有趣，一回生，二回熟，見面三分情，我就是要你來。可是後來我發現，大部分單身的人容易來，或者是年輕人容易來。他開始比如說是家庭，先生非常有興趣，太太在旁邊不下車，就問好了沒有？好不容易過來，我要去參觀博物館，要去公園，你還在這裏搞這個。你會發現一個家庭裏面，喜歡下田，喜歡小生物，喜歡青蛙、蜻蜓都是固定的人，很難一個家庭大家全部有興趣，這個很困難，不太容易，所以有的時候爲了參加這個夫妻會翻臉，可能是先生，可能是太太。我有一個谷東，其實以前是我的老同事，最後他變成農夫了。他太太給他一個殺手鐮，他前幾次要來幫忙的時候，我說你怎麼又來了？他說我太太說好像可以去。怎麼對你這麼好？他從後面牽出一個小孩子，她說你把這個孩子帶去我就讓你去，後來那天晚上他就走了。他根本沒有辦法照顧這個孩子，他太太就說把這個拖油瓶帶去，看看你能不能完成你的夢想，後來在這個拉扯中這位先生還是贏了。其實我覺得就是在現實和理想當中拉扯，那個鴻溝特別重要，但是不要不明就裏，沒有理性的監視，要有智慧的堅持，這個很難，我學了很久，現在也是一點點，但是絕對不要放棄。

十一年下來，我的感受真正來到田裏面的穀東不會超過三成，最多就是三成。另外可能有四成，他們沒有來過田裏，我可能不見得見過他，我們就是電話上聯絡。最後還有三成，就是他只下單，接下來就什麼聯繫都沒有了。我覺得這個模式和這個層次對我來說是好的，

如果每一個都非常熱衷，我可能會轉業，應該沒有時間下田。有一個數字更有趣，這些參加的人當中，有一成將來是想當農夫的，最後大概有 3%到 5%會真正變成農夫，就是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期待的是這 3%到 5%，因為農村離農的速度真的太快了，老農夫也會走的，我們不知道只有這些人，我們要補新的人進來，這些人從哪里來？其實這些穀東是我的一個很大的期望和期待。到現在這 10 年下來，參加這個穀東俱樂部的大概沒有一千也有七八百了，我在想真正變成農夫的，當然也半農，也有全農，我想大概是 30%，其實我蠻感動。一個人要放棄原來都市的生活，變成一個這樣的人，他要對抗的就是他的家庭，他的母親、太太，甚至是他的小孩。因為通常一開始是個人喜好，個人生命的問題，真正有人當成夢想，甚至去實現，我覺得每個人後面的故事都很精彩，只不過我比較高調。但是我很清楚我是有意識我要高調，我再不說話，臺灣的農民，實際上他們都是很平靜的，就是要過自己的日子。可是我在想我們如果沒有一個人出來說點什麼，說這個環境已經被毀了，其實沒有人平靜的。我們一直被壓迫著，你不站起來的話，它就會一脚把你踩扁了，這是我感覺到的一個事情。

你說到在兩代之間我的兒子，我的想法非常清楚，而且一開始我就想好了，我們有整整一個世代的農家子弟，在他有選擇的時候都選擇離開農村，絕大多數是被上一代趕走的。說你們不要再做這個事情，你有本事就給我念書，儘量的念書，想辦法考上學校到都市，最好到國外去。另外一種模式，他可能不見得很能念書，很能掙錢，但是小時候在土地當中被迫參與勞動的經驗對他來說是非常痛苦的過去。總而言之，是上一代把下一代從土地上趕走。我在臺灣觀察的狀況是這樣，所以我從來不主動而積極的叫我的下一代，叫我的兒女下田。我發現他們只有一個時間會非常愉快的下田，弄一些小活動，讓他班上的同學來采收，來幫忙，來弄東弄西，他會非常愉悅帶著笑容的第一個沖下田去，表示他比誰都行，他招呼這些同學，同學上來他就走了。可是我從來不勉強把他們留住，因為我知道上一代就是這種勉強把所有的年輕人趕走的。你只要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我想我們不應該重蹈上一代的覆轍。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有人會說，你好不容易努力到這個程度，有一個農場，做出一些名聲，如果你兒子不承接你會不會很難過？我說你告訴我，我怎麼回答我兒子的問題？你根本沒有聽你爸爸的，我為什麼聽你的？我根本沒有聽我爸爸的，我一路選擇我自己，做我自己，所以我想我沒有資格要求他。我後來在鄉下選擇了一個方式，絕大多數老人家跟我們是一樣，希望他的兒孫能夠承歡膝下，有很大的房子，留給兒女、兒孫，我說你的兒子現在在紐約、東京、巴黎，他們講英文、日文、法文，每次過年回來連爺爺都不會叫，你怎麼跟他溝通？那麼多的年輕人來到都市，陪在你身邊，你一旦有事看到的不是你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子，而是這些你陌生的年輕人，你為什麼不支持他們？我覺得在整個東亞的世界走了這麼幾千年，或許是從血緣開始要轉進地緣的關鍵。我每次都偷偷的跟我們地方上的老農戶去洗腦，萬一你在家裏面跌倒了，你身體不好，你身體有任何狀況，第一個發現的不會是你兒女，就是你旁邊租房子的這些，在都市裏面走投無路，在這邊想要種地，跟你租地的這些人，他們可能比你的兒孫跟你更親，你為什麼不給他們一點機會？我其實一直在試圖發表這種論述，有一些人鬆動了。農村極端保守，它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基石，它不能夠激進，它一激進其實人類社會就翻盤了。可是一個保守的群體一旦翻身，它永遠不會回去。你要知道恐龍翻身是很可怕的事情，它要麼不變，要麼變得徹底。我覺得我對農村這個調性，我很適合農村的，我很固執，可是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樣。

提問：我是來自大興龐各莊鎮的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很高興今天聽有機農夫市集的事情，有幸能夠聽到您的故事也非常感動。我有幾個問題，首先就是我想問一問咱們稻穀的種子來源是我們自留的還是我們從市場上買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休耕半年以後，我們需要不需要做追肥？是用什麼肥料？比如牛糞、羊糞還是別的肥料？現在我們村，因為大家知道北京的天氣問題也非常嚴重，我們村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無公害。實際上現在在國內分三個

體系：一是有機；二是綠色；三是無公害。我們認為在當下，北京能生產出有機的農產品難度是非常大的，首先是大氣都不合格。另外我們在做無公害，我們最近正在做土壤的修復和改良，比如說我們的農產品用化肥多了，除了植物該吸收的氮磷鉀以外，還有一些重金屬，我們正在用腐殖酸進行改良和修復，這是我們正在做的工作。另外就是農藥的使用和生物製劑，不讓農民使用農藥，在當前角度下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所以我來進行農藥的使用，儘量控制，做一些低毒的，做一些生物製劑。同時我們也做藥物殘留的檢測，下一步我們實現可追溯，我們正在做無公害的農產品。可以說我們現在已經拿出來 1000 多畝土地，我們拿出 200 畝地在種。就是說我們種子來源，還有我們每年需不需要做堆肥，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問題，也特別渴望有時間的話邀請您到我們村裏去轉一下，去看一看，上我們西瓜之鄉去看一看，謝謝！

賴青松：謝謝您的提問。其實這樣的問題非常實際，以我們那邊的狀況來說，剛開始我選擇的是臺灣農政單位改良出來的一個品種，基本上比較接近臺灣原來的品種。就是因為稻米大概有三大種，就是所謂的原米的品系，還有籼稻，中長米，還有到泰國的長米，我們應該是屬於中長的米。因為臺灣農政單位花了很大的心力，在兩岸對立的時候生產報國是最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農業資源都在這個上面。所以稻米的種子基本上沒有商業品種，全部都是國家控制，所以會不斷的一兩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品種出來。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產量增加，接下來就是抗病蟲害，最後變成是口感要提升，要好吃，大概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稻米品種的修改過程。我的這個品種叫做台中籼稻 10 號，其實應該是臺灣原來傳統品種當中最主要的主流，即使如此也少于 10%，大部分都已經在日本殖民時期都改變成爲日本米的品種，這是在臺灣的狀況。

在肥料的部分，大概 11 年當中我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基本上剛開始的時候我是給大量的有機質在田裏面，事後再視狀況追肥，比例可能在七三左右，因為這個也是跟傳統農夫學習的，在我們那個地方水非常充足，很豐沛，流失的狀況比較嚴重，所以基礎狀況很重要。在我們當地，理論上來說，牛糞會是最好的堆肥材料，可是在我們宜蘭低溫、多雨、潮濕，基本上沒有牧場，再往南走花蓮會有，如果再加上運費我們不划算，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放棄了牛糞。後來我們找到鷄糞，因為它有很大的問題，大家都比較清楚，有一些藥劑污染的問題，最後我們用的是鴨糞。在宜蘭我們養鴨的面積跟產量可能是全臺灣的 90% 以上，所以鴨糞非常容易取得，而且鴨糞裏面有粗糠，就是大米的殼，價格低廉，所以我們拿來做一個基本的田間肥料的施用。而且從一開始以我的面積來說，我們沒有做堆肥的條件和場地，我們就是時間拉長，提前直接把生肥統統倒到田裏面，讓它在田裏面自然的條件下發酵。後來我們又加上米糠，其實米糠對於大米的風味提升和微量物質的增加有很大的好處。所以到現在爲止基本上米糠是最大宗，再加上少量的外購的有機商業的粒狀肥料。但是我後來也還是放棄了鴨糞，因為鴨糞當中飼料當中的貴金屬還是有的，養鴨廠出來的東西，我每年基本上會追蹤監測，我發現銅和鉛會緩慢的上升，因為我給的量太大了，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到留下的痕迹，後來我把鴨糞也停掉了。現在米糠和粗糠可能是田間肥料的主要來源，我也會觀察自然的農法，就是日本所謂無添加肥料的部分。我想如果我的土壤狀況達到一定程度，我寧可接受低產量，我儘量減少外部資源的投入。因為事實上這個東西要你考慮自己循環，我們現在考慮是不是將來乾脆自己養水牛或者養豬，就是用傳統的那種方式往回走，我們還會找到一些師傅和經驗，他們有一些經驗其實我覺得很值得參考。大概 0.5 公頃，養一頭牛，四頭豬，回收所有的糞尿，可以達到自體的循環，我們可能兩年之後才會嘗試，這是我們的經驗。

提問：咱們有機是整個有機鏈，種子怎麼能保證這個公司提供的種子，而且他們沒有用化肥呢？

賴青松：其實剛才我沒有特別去強調的一點就是說，從頭到尾，從第 1 年到現在第 11 年，我始終沒有參與有機認證。我第一年所喊出來的口號一直沿用至今，我要讓消費者吃到

自己種的米，99 個農夫是出錢的，1 個農夫是出力氣的，你們大家都有權利和資格，明白這個當中的操作方式是怎麼操作的，你可以來到現場，也可以打電話，我也會跟你說。但是對不起，我能夠做到的就是你家裏桌上那碗飯跟我家裏桌上這碗飯是一樣的。如果你要有機的話，將來有一天或許可以達到。但是我常常說，天下沒有白吃的有機。如果是今天就像剛才吉老師說的，馬上有機很簡單，馬上找一個人迹罕至，都沒有人去的地方，馬上可以通過那些條件，可是那個意義不大。我們今天就是要從絕望當中找到希望，所以一開始我大概就很明白，這個市場是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願意跟我們一起努力，尋找那一個逐夢的過程，這個當中的一些人不會隨意的離開我們，也不會放棄我們。如果他今天只是要找一個讓他放心的東西，這些消費者其實很危險的。很快他以比較低的價錢，更大的招牌，更好的認證，我們就沒有明天了。其實我一直認為，甚至有一些企業也希望用認購的方式認養我的稻田，這些應該說是企業，他們可能訂去做禮品、贈品或者是其他的用途，甚至是他們的員工餐廳。可是一開始我就把這一塊擯除在外，如果要做這一塊，我會另辟戰場再做，但是我一定要有一群散戶，直接面對面的消費者支持我這個農民。因為雖然他小，但是積沙成塔，他的支持是最穩定的，因為見面三分情。

如果他的孩子從幼稚園一直吃到高中都在這裏，我相信他將來如果成家立業，他第一個想到的農夫會是青松叔叔，這個事情我非常把握。剛才也說，有一些消費者他們不會主動來，但是我們每一年插秧、收割跟冬至吃湯圓，我都會邀請他們來，我一直在想，吃大米，或者我們北方的農作物，有一整套的體系和脈絡，我們一定要把農業復興的強度上綱到這個地步，我們在臺灣流行講國際化，創造競爭力等等。他從國小，幼稚園開始就為了講英語學習之名就開始過萬聖節、感恩節，開始過各式各樣的西方人的節日，他根本不吃我們傳統的米食。你要想想看，一個小孩子從幼稚園就開始熟悉南瓜燈，弄火雞肉這些東西，我們下一代跟我們就是不同國的了。我再付出多少心血心力，他說那個過時了，我覺得我受不了。所以我一定要把我們自己的節日種回來，中國人好幾個節日，春節、端午、重陽，不管你學哪幾個，中秋也沒關係，我就是讓你看到月亮想起我們的飯，過春節想起我的平安粥，過了這段時間我要讓你根本就回到那一個時代。現在有一個事情非常重要，其實我們的生活物質非常豐富，但是我們的生命已經沒重量了，今年誰還盼望過年？過年還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小時候等啊等啊，終於有新衣服了，這個褲子都成了七分褲了，媽媽不買就不行了，過年的時候是加菜的時候，加衣服的時候，總而言之你就會期待。今天誰還期待過年？可是如果你給它一個特別的意義，那一天有一群你熟悉的人會一起回來，不管你叫得出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他們與你有同質性、同理心，他願意跟你在一起，你知道他的夢跟你一樣……我覺得那個東西，我如果可以創造這個機會的話我很驕傲。

提問：我是最近才瞭解有機農業的，也是剛剛接觸。我想請教賴老師一個問題，宅配的部分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臺灣有機農產採用的方式，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它的品質，包括跟消費者接觸。另外我想請教一下德潤屋那位老師，北京的霧霾天從去年開始三天兩天就有，這個有沒有對農產品造成困擾。我們的員工或者農民，或者來我們農場參觀的消費者，他們會覺得這個可能是造成了壓力。包括周末本來我是以很好的心情去農場活動，結果霧霾天，我覺得可能造成的傷害會更大。

賴青松：謝謝這位朋友的提問。我自己的感受是：在 2004 年我開始發起預約訂購、計劃生產、風險分擔的穀東俱樂部的時候，在臺灣已經進入網絡的時代，跟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互通非常及時。他要訂購，可以在網上進行，包括處理投訴，包括照片，還可以各式各樣的流通。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臺灣的物流宅配系統，在臺灣這個不大不小的島嶼上面，50%以上人口的聚集處，一天就可以送到。如果沒有網絡系統和宅配的物流系統的話，我這個穀東俱樂部的基礎建設是不足的，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其實這個東西的品質會下降。

至于我的做法就是很簡單，我有一個最低的訂購單位，大概是 20 公斤左右，這是一個單位，大概你有一家四口，最起碼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一天煮一餐也夠煮完，我一開始就是有意識的排除不是那麼頻繁煮飯的消費者，他可能把我的稻米從新鮮放到不新鮮，到最後他煮完以後告訴我說：其實你的米也不怎麼樣！我說你煮了多久，他說我吃了半年還在吃。這個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了。我某種程度上有意識的在篩選，跟我的操作方式能夠契合的家庭。另外就是我每個月月底會從冰箱裏面把稻穀拿出來碾米加工，封裝之後用宅配的方式寄到家裏面去，你可以選擇我每個月送，兩個月送或者三個月送，你可以訂米，像訂月刊，雙月刊、季刊、雙月刊，甚至一年就訂一次，年刊都沒有關係，總而言之我會在你指定的方式送到你家裏面。

但是我們有一個更特別的地方，我們沒有真空包裝，而且上面也沒有任何的印刷。因為一開始我就說明白了，你是出錢的，我是被你僱傭的。那是你自己種的米，你自己的孩子也要名牌嗎？你要認不出來就不要買了。某種程度上我逼迫他認識我跟我的田地，我不給他真空包裝就是因為，很多人對真空包裝有一個誤解，認為真空包裝很耐放，他就會隨便放。到最後這碗飯，我常常說一碗飯好不好吃，三個人負責任，種大米的農夫，再就是那個烘乾跟碾米的師傅，最後就是那個媽媽，我告訴你，那個媽媽永遠不會認帳的，不好吃那個媽媽是沒有責任的。她不管是用水量放錯，或者她放在外面日曬雨淋，品質降低，最後一關最容易出問題，就告訴你：米是新鮮產品，我不給你真空包裝，你拿到最好趕快冰起來，這個戰術某種程度是奏效的。他出了問題，我說你放了多久了？他說我三個月放在箱子裏面沒有拿出來，我說稻米是新鮮的，濕度很高，你這樣子肯定會壞的，我覺得消費者是可以教育的，但是你要堅持。你不要面對大眾市場，你只能夠面對小眾市場決一死戰。如果每一個農夫都這麼做的話，就已經快要形成一個戰綫。這個話題，明天我們有另外一個部分，半農半 X，我還有 10 分鐘時間的演講，如果有機會的話歡迎大家再來。

吉雲亮：這個問題肯定是有，比如對生產也有影響，對大家也有影響。但是不會說你看過日本的富士山，你看過國外的風景你不會在北京生活，該怎麼過日子還是怎麼過日子，還是在農場。每周固定來拿菜的人都會來，因為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環境裏，他不會因噎廢食的，這個不用擔心。總要吃，他的習慣，比如霧霾這個東西，他開始不習慣，但是他現在已經習慣了。所以就跟馬航一樣，剛開始大家不習慣，現在大家也習慣了，就是這樣，很快，大家不用擔心這件事。

提問：賴老師您好，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剛才說最多再種 10 年的地，土地的價格會有一些不同的因素離開了，我想問您之後的規劃大概是什麼樣的？您這樣有心種地的人不得不離開土地了，未來還有誰真正的留在土地上？因為您剛才提到臺灣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的人，青壯年的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了，我就想問問，我們未來要依靠什麼樣的人來種地？我們農業有沒有這樣的希望？就是它本身有這樣的吸引力，讓更多的人留下來？

賴青松：謝謝這位小姐的提問。我先回答後面的問題，其實我看到在座有這麼多有心的朋友，從剛才太陽很曬，一直坐到太陽已經不曬了，這麼舒服的黃昏，其實我覺得大陸的農業是非常有希望的，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將來我們要靠誰種地給我們吃，是所有每一個吃飯人的責任，只要你的危機感超越那個臨界點你會去努力，我就是那個臨界點比較低的人。而且剛才吉老師已經說過了，你只要開始採取行動，問題都不困難。但是如果你一直坐著等別人行動，問題永遠都會是問題。還有另外一個，剛才我說一個 10 年，其實後來我算了一下，10 年就是家裏面小的那個孩子可以大學畢業了。某種程度我希望把我的生計農業轉換成爲生活農業，而且我想：人要是綁死在土地上，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失去了自由。我一直希望，如果可能的話，我應該是能夠在天地之間隨時隨地都是好日子，好地方。我如果有本事在這裏積累對土地的敏感度，瞭解這個大米的性格，知道怎麼樣耕作，跟人相處，其實我想我到那

里去都能做。而如果那個執著最後可以拿掉，我想那會是一個自由、幸福的人生，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提問：賴先生您好，我想問一個關於臺灣鄉村的一個文化方面的問題。因為現在有的時候去大陸鄉下就會發現環境污染，人們的心態也是掙錢或者過好日子的想法，在文化方面感覺非常頹廢。在旅游的時候，不管在四川或者是廣東，他們開發的一些鄉村的古迹，當年的一些官員從鄉村出來，成功以後，發達以後，他就會回老家，會修一個非常漂亮的房子，同時也會利用他的影響和他的財力給當時他的家鄉發展教育或者是文化方面，有很大的一個推動。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去讀書，有了發展以後會留在這個城市裏面，不會再返回到鄉村裏面，就形成了人才流失，造成鄉間的文化非常落後的狀態。我就想問一下臺灣現在的狀態是什麼樣的？您的觀察是什麼樣的？

賴青松：這個朋友提的大陸的狀況和臺灣大同小異，大陸的狀況不是最壞，有一個規模和歷史進程的不同。基本上離開農村進城打拼，留在城裏面過好日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狀態，臺灣的狀況可能稍微早一點。臺灣好的地方就是有一個歷史傳統，跟信仰和宗教某種程度上保留著，跟大陸比較起來的話。但是你說年輕人會比較多的關注或者留在農村，那未必，好像也沒有很好的發展。但是後來我自己的一個自圓其說的期待就是說，如果我們自己可以依賴農業耕作土地，過一個人家羨慕的好生活，我們這一代沒有辦法解決農村的問題。我們沒有能力買下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至少在宜蘭這個地方，還有靠近高雄，就是臺灣幾個大城市的周邊，基本上農地都是土地炒作的一個商品。但是這些有權利繼承這些農地的農家子弟，他們是真正的正規軍，他們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如果我們在這邊過這個生活，過這個日子，操作這樣的農業，是他們所嚮往跟羨慕的話，如果他們也開始回來，我想這個歷史的動向就轉動了，其實我們也不過是期待這一點。在這個過程當中，幸好我很享受當農夫的每一個日子，我覺得能够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持續的行走，這是一個上天的禮物。如果將來事情有更好的轉變，只能說夫復何求，大概是這樣。

提問：大家好，我是社會資源研究所的，我的問題跟大家不太一樣，你能不能介紹一下臺灣那些最普通的人，比如他們年紀大一點，五十歲、六十歲，他們照一般的方式生產，他們是種什麼？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情況？

賴青松：根據臺灣的政府統計資料，在臺灣主要收入靠農業的話，我想他的年紀可能都已經超過 70 歲，在農業以外的農民可能占 70%，甚至是 80% 以上，我想統計數據經常是不準確的，大家都已經看破農業了。就像當年我爺爺一樣，他的四個兒子都送走了，都送去學手藝了。等於農村的未來是在當時的農夫手上就已經決定了，因為他很明確地看到這個政府跟這個時代，基本上就往那裏走了。我想我們沒有權利去抱怨和批評那些下車的人，他不要坐車，他想下車，而且他有車可以換，你不能說：“你不能換車，你要坐這個車，你不坐這個車這條路綫就裁了！”你不能怪下車的人，那是他的選擇，因為他現在有其他車，反而像我們這些人如果進來，政府不願意讓這個車的位置留給我們，說這個位置你不能坐，我覺得這個不合理。留下來的老農民他們耕作的項目，其實我認為大多數是沒有辦法平衡的。意思就是說你的投資報酬，可能連基本的工資都不夠，最明顯的大米在臺灣就是這個狀況，基本上就是因為你必須要耕作，否則你連下一次的休耕補助都領不到，政府就是用制度性的框架卡住你，你必須不斷地耕種稻米，所以它有一個保障收購價格，但是只管三成，接下來兩成價格要再低一點，最後是讓你在自由市場上解決，政府不管了。你說這樣不划算，那大家都這樣幹，你不合算，你自己想辦法啦。其他有一些比較有想法的農民，大概六七十歲的都維持這個大米的，現在四五十的就已經非常年輕。我在我們村子裏面三年前還是最年輕的，現在好像不是了。可是這些比較年輕的就開始轉做經濟作物，開始做西紅柿、小番茄，開始做一

些豆子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樣的，他會自己想辦法找出路，找市場，但是也未必真的能掙到錢。像高麗菜，冬天的蔬菜等等。我後來發現，其實他們大部分都陷入一個類似賭博的一種循環當中，就是，比如今年種 10 畝，賠了錢，他想辦法明年就借一些錢再來種 15 畝，總是要返本嘛。接下來如果這個還不行，那就再多借一點，等到有一年翻回來了，賺到錢了總該高興了吧？可是還是要種，不然我能夠幹什麼？然後又種，再回來，活生生跟在賭場沒有什麼兩樣，當然政府沒有辦法有效的去平衡這個產銷兩端。

還有農民本身，剛才有另外一位朋友說的，農民所能依靠的就是這份薄田，他想要這麼過日子，你不能說他錯，沒有方法，有些時候他根本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明明市場上已經供過于求。臺灣市場就是這樣，你看今年市場上哪樣價格高，你明年一定要避開，因為明年所有的農戶都會種那個。可是這個道理非常單純，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戶都避不開，因為他沒有其他賺錢的綫索，所以他一直在大市場裏面被這個大浪所淘洗。後來我在日本的一些農政單位其實我看到了一些綫索，政府提出了一個口號，講得直白一點，它的說法就是：如果你沒有把握賣出去，你就甯種了。你沒有七成把握說你的消費者在哪里，你這個東西大概能夠賣到一個過得去的價錢，那你繼續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跟自己過不去的，有這個成份存在。你不能說這是政府卸責，因為你會變成一個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當中，兩端都是有問題、有困境的，到最後就說所有的東西都是政府買單，民間就是拼命種，反正政府會買，這和領薪水沒有什麼兩樣。可是你自由市場，大部分農民根本沒有生意人那個眼光和市場敏感度，他很容易就會被經銷商和盤商所操控。所以到最後，最好的就是有一個地方經濟，你最起碼知道在我身邊有哪些人能買，這些東西土豆誰會買去吃，我的黃豆誰會買去做醬油，我的加工品誰會買，到最後大米有一半銷售出去，最後一半等市場，那這樣沒有問題。農民沒有辦法某種程度上分散風險的話，其實農業是一場困境。

提問：有沒有類似的幫助他們做銷售的機構？比如說 NGO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組織？

賴青松：其實在臺灣原先有一個組織叫做“農會”，農民團體。大概在日本殖民時代就留下來，一直到現在。但是你會發現，我始終認為在水稻耕作文化當中的這些農民，其實他對於權威跟權力是薄弱的，很容易被權威跟權力所掌控。所以到頭來雖然他是一個名義上的農民自主團體，他會選理事、選理事長，包產到戶，他會有這種產銷班，到最後你會發現，最大的功能是幫執政黨想辦法鞏固選票，因為執政黨會不斷的用補助款去喂養和弱化農民團體的性格。所以到最後，NGO 現在開始有一些團體會介入，但是 NGO 你很明显會感受到，NGO 有一個名字叫做 NPO，講得比較難聽點就是沒有利益的團體，沒有利益跟沒有利潤的團體，它對利益跟利潤都不敏感的情況之下，它是根本沒有辦法經營和銷售的。但是還是有一些人在努力，在臺灣有很多 20 多歲的年輕人開始介入，用農民自己的方式，甚至一些個體戶工作室都已經開始了，其實某種程度上我很期待他們。因為他們的網絡能力比我們更強，他們雖然不見得下地，但是他們跟消費者溝通的能力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他如果能夠把老中青都連接起來，讓老中青三代都回到農村裏面占據他能夠占據的位置。其實到目前為止，生產力最高的還是老農民，我們不得不這麼說了。他們是從土裏做出來的土農夫，他的本事就像你小時候 3 歲就開始扎馬步，我們 30 歲扎馬步，沒有辦法跟人家比，所以我們要做我們擅長的部分。其實我想對於 20 多歲和 30 多歲的年輕人我期待的就是這個部分，開始有了，我想還不是非常普遍，但是如果你上網去搜尋的話，某種程度已經超出我們的想像了，這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曙光。

賴青松：我今天帶了兩本書，一本是講在日本消費合作社時代的一些日本的經驗跟臺灣一部分的初期經驗，另外一本是《青松的種田筆記》，講的是我剛開始回到宜蘭種田前兩年感想特別多的那個時候的心路歷程。每個月我在寄發稻米的時候，其實我很清楚，我的消費者不會每個人都上網，所以我有一張紙本的田間工作報告，剛開始是 A3 兩面，後來我發現大家對

這個文字已經不是太能夠閱讀了，我改成 A4 兩面。我又寫了 4 年，我發現 A4 兩面也沒有人看，我就改成卡片兩面。但是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讓他們收到一封來自土地的書信，讓他感覺到人的溫度，因為人見面三分情，謝謝！

主持人：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感謝青松，他前天從田裏拔草，然後奔到機場飛過來，第一次來到北京，今天是第一個分享會。下面我們請亦凡幫我們介紹一下未來幾天一些活動的介紹。

亦凡：非常感謝各位的到來。今天大家會來這裏，我想也是因為各位都是對時代的一些主題非常敏感的人，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未來的意義敏感，所以希望大家在這裏聆聽到賴先生的演講，聆聽到幾位嘉賓的點評，也能夠成為信息的分享者，內容的創造者，讓這股潮流真的捲動起來，影響未來。明天我們還有一場比較大的論壇，在下午兩點鐘在啓明星學校，在朝陽區那邊，看我們海報也可以，看北京農夫市集微信和微博上的一些消息也可以，上午正好是一場趕集，趕完集吃了午飯大家聽下午精彩的演講。明天下午不僅僅有賴青松先生，還用香港農業的代表性人物，她主要是在城市端做消費者的工作，也是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對於這個理念和實踐有非常細緻的觀察，聽了她的演講會有很大的收穫。還有大陸這邊的返鄉青年和返鄉中年，其實 CSA 在兩岸三地有各自的實現方式，解決各自的本土問題，其實有共性，也有差異。星期一晚上楊女士會做她的第一場工作坊，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社區中心，在三元橋，大家也可以具體的可海報。星期二晚上楊女士會在一元公社做另外的演講，她會把 CSA 領域更加細緻的問題解剖出來，會非常精彩。她第二天的工作坊會變成社區支持灌錄，把 CSA 變成一種價值觀，變成一種理念和哲學發散開來，希望大家一起參與到這個哲學的討論當中。

希望大家之後持續關注我們的活動，為我們未來兩天的活動做宣傳，感謝大家！